

奴隶主的女儿



47.5
26

I247.5
2626
3

奴隶主的女儿

苏晓星

夕

1964

419 F16 版社

奴隶主的女儿

苏晓星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毫米 32开本 4.125印张 70千字 插页2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贵阳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 10115·733 定价 0.85 元

人 物

黑吉沙铁	黑彝①，奴隶主，大黑吉家支②的大头人③
得吉阿妮	沙铁之妻
恩约伙伙	阿妮兄之子
黑吉则玛	沙铁之亲族堂兄，小黑吉家支的大头人
则玛吉迪	则玛之女，后被沙铁收养为承嗣女
石威马赫	沙铁家买回的呷西④
曲比折着	沙铁家的阿加⑤
曲比阿略	曲比折着之妹，被沙铁家抽为呷西⑥

①黑彝：彝族社会的贵族，多数是奴隶主，彝语称“诺伙”，有主体之意。

②家支：彝族奴隶社会中由同一男性祖先的后代组成，有共同的姓氏。黑彝奴隶主的家支统治，是彝族奴隶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

③头人：是黑彝奴隶主家支的领袖和代表人物，较大的彝语称为“德古”，意为“善于辞令的尊者”，稍次于“德古”的一般头人称“苏易”，意为“为大家办事的尊者”。

④呷西：单身奴隶，也是奴隶主的家内奴隶，汉称“锅庄娃子”，文中用汉称。

⑤阿加：单身奴隶经奴隶主婚配后，给与耕食地，和主子分居分食，就成“阿加”，汉称“安家娃子”，文中用汉称。

⑥抽为呷西：单身奴隶经奴隶主婚配后，所生子女全部归奴隶主所有，奴隶主可抽去作呷西。如果是自费结婚，所生子女也有一部分归奴隶主所有。

乃布尔坡
阿尔吉克
比目阿呷
德曲普提
戴 俊

沙铁家的呷西
沙铁家的阿加，管家奴隶
则玛家的阿加，管家奴隶
黑彝，奴隶主，德曲家支的大头人
人民解放军连长兼区工作队队长

**春暖必然花开，社会和时代美好，
青年们的爱情生活也必然活跃。**

阔别二十多年，这个彝区的县城是变得完全不能相认了。那碎石铺成的街道，那土墙木顶的“瓦板房”，那遍地是牲畜粪便的牛马市场，还有那矗立在各个险要去处的碉楼，都好象没有在世界上出现过似的不见了踪影。眼前出现的是一条条林荫大道，一幢幢高大楼房，支架着高压电线的铁塔，高耸入云的烟囱……使人好象从古老的世纪一步跨入了当今的时代，还有点儿难于相信哩。

然而，这儿毕竟是我的故乡，我对她一点也不陌生，她也一如既往地抚慰着我这个归来的游子。那晴空，那山色，那水声，那乡音，还有那淡淡拂鼻而去的野花味儿，一切都依然如故，使我一到就有一种备受爱抚的感觉，如同投入父母的怀抱。

每天清晨，我站在招待所顶楼的阳台上，向壮丽的大自然虔心问好。城外那象巨斧劈成似的山岭，奇伟险峻，捧托着一座金字塔形的雪山。然而，在半山里，三月的针叶林已偷偷泛起一层嫩闪

闪的新绿；在山脚下，杜鹃花更是象燃烧着的野火一样开遍了原野。从山顶到山脚竟判若两个季节。当第一抹阳光投射下来时，雪山首先承接着，大放光明，仿佛是它在发光，是它在照亮大地！和当年的无数个清晨一样，大自然赐予我充沛的精力，使我精神振奋地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每天傍晚，我同样站在那阳台上，这时，我面向社会，对着华灯初上的街市，向我的同胞们问好。记得有人说过，透过居民的神情气色，可以探知一个地区政务的得失，我的打算也正是这样。我就是去看看这里的人们生活得怎样。这个小城的人们是很重事业的，整整一天，街上很少闲人来往，清静得连微风掠过树梢的声音都声声在耳。只有当从傍晚开始的那闲暇时刻到来时，人们才三五成群地涌上街头。有的在街上匆匆而过，那不是去影院剧场，就是去拜会什么亲朋好友，不消说，在这种时候，如果能够对饮几杯，该会有几多乐趣！有的却在街上款步徜徉，神态悠然而安详，这样的长街漫游，好象已成为他们每日消散劳累的必需一课。人们虽然大都改穿了汉装，在外面却一律披着名叫“查尔瓦”的黑色毛织披风，潇洒而富于民族特色。听着那满街的欢声笑语，你就可以想见他们的日子过得怎样了。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要数那些青年情侣们。民歌常用“花园”二字比喻情场，这五里之街竟也成了他们的花园啦！他们双双对对地公然当着

满街的人谈情说爱。有的肩并肩切切私语着，旁若无人地在街上漫步；有的拉着手站在人行道上的罗汉松下，尽情地谈呀、笑呀，不拘形迹，仿佛世界上就只有他们的存在；有的是小伙子傲然骑着自行车，姑娘悠然地搭坐在车后，铃声叮当地向城外不知什么地方赶去。那情景，使人不得不想起古代那些英雄与美人的传说——英雄们总是骑着骏马，携带美人胜利归来！啊，春暖必然花开，社会和时代美好，青年们的爱情生活也必然活跃。这个彝区县城青年情侣们的际遇给我的启示正是这样。因而我想，一个时代的特质，总是首先体现在年轻人身上。他们是历史承先启后的中间扣环，他们的日子过得怎样，有什么理想、抱负与作为，乃至爱情是否自由与幸福等等，无不反映着时代的盛衰。我确实对这个县城的青年情侣们很羡慕，虔心为他们祝福，甚至还对他们产生了莫名的忌妒之情——偏偏他们的时代就比我们的时代更要美好。

我是这个县城五十年代的青年。我们虽然也拥有恋爱自由的权利，但在当时，这种权利大都是秘密地使用。我们最勇敢最英雄之举，莫过于将一封信偷偷塞进意中人的荷包。从那一刻起，就象犯了什么有失自尊的过失似的，羞于见人，魂不守舍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或者是第三者的转达，或者同样地在不意之中从荷包里摸到一封信，也或者是从某一瞥大有深意的目光里得到了启示，那就算有对象了。于是，就象等待着取

一件定做的衣物那样等待着结婚，如此而已！这还不说，我们的工作里还多了一事——有时还得管一下谁嫁谁、谁娶谁的事。记得有一次，我参加过一次奇特的会议。当主持人宣布会议的议题是讨论一位彝族姑娘和一位汉族青年结婚的问题时，我忿然离座而去，觉得这与我们的革命作风马牛不相及，后来遭受到领导严厉的批评：

“你革命，你先进！你想过没有，在这里，这就是民族工作的一部分！”

将我们的爱情方式和眼前所看到的一比，时代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然而，我敢相信，没有我们的当初作过渡，乃至作牺牲，也不会有他们的今天。思路这样一开，感慨系之，也就一时难以收束了。一天傍晚，我照样站在那招待所的阳台上，正为满街双双对对的青年情侣们祝福时，忽然好象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一个姑娘的声音。那声音开初细弱得象一线游丝，悠悠然难以被听觉捕捉，后来慢慢放大起来，象铜簧震响般轻柔悦耳，如泣如诉地久久在耳畔萦绕。随着，眼前立刻浮现出惊心动魄的一幕：

一九五六年，大黑吉家支的大头人黑吉沙铁反对民主改革，反对解放奴隶，首先捕杀与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有过来往的百姓和娃子，然后发动武装叛乱。从沙铁的屠刀下逃脱性命投奔解放军的数十个百姓娃子中，有的人参加了解放军，大多数参加了民兵，都拿起武器投入了平叛战争。沙铁战前虽然

祭过战神和他家的守护神，但是，战神并没有帮助他，守护神也背叛了他，连他怀里揣的灵物也毫无效验，使得他一次又一次地被解放军和民兵击败，早就溃不成军，被围困在一个小寨上，成了瓮中之鳖。我们对沙铁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给他留下一条自新的道路，期望他悔罪投降。沙铁却钻了我们不随便开枪的空子，成天带领人马拼命突围，妄图漏网逃窜，反而使我们遭受一些伤亡。最后，我们只得给他一个最后通牒，限令他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投降，否则就发动总攻歼灭他。哪晓得，他竟针锋相对地也给我们一个最后通牒，限我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将他的娃子百姓悉数交还他，让他治了叛主的罪后，再谈投降的问题，否则，他将血洗小寨作为报复。于是，一场决战就这样被沙铁推上了刀刃和枪尖。

沙铁一向被人们誉为是说得到做得到的硬汉子，我方的指挥员和战士都深信他的话决不是说来吓唬人的，因此，决心用战争制止他在其反动势力垂亡前的犯罪。

第二天早晨太阳出山的时候，二十四小时的期限正好到了，只听军号一响，解放军战士和民兵就向沙铁盘踞的小寨发起了猛攻。一时之间，我方枪炮齐鸣，杀声震地，一气摧枯拉朽地突破沙铁的防线，攻到了小寨门前。

参加了解放军的娃子乃布尔坡和石威马赫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乃布尔坡急于要会见他的妈妈，石

威马赫急于要会见他的情人。马赫的情人名叫副玛吉迪，是沙铁的亲族侄女兼承嗣女。彝族社会的古规祖法规定，贵族和奴隶之间如果发生了爱情和婚姻关系，双方都得处死。他们的爱情实际上是用生命作抵押而又历尽坎坷的，如今就要推倒障篱见到情人，马赫心头的高兴劲儿是不必说了。

当我方的战士和民兵正要冲入寨子捉拿黑吉沙铁时，寨子深处忽然转出一个彝族姑娘来。她一手牵着蓝、白、黑三色曳地紧身长裙不住地舞动，一手遮挡着迎面射来的阳光，漫步向着寨外走来。枪子在她左右呼啸，炮弹在她前后爆炸，她仿佛全不知晓，还是只管迎着炮火走来。她的气派庄重尊严；身姿俏丽优美，本来就是那样的光彩照人，在这种不寻常的时刻，在这种极危险的境地；更又得到绝妙的表现。那身段丰美苗条，腰肢本来就很细柔，加之被一件黑色滚边紧身衣箍住，线条越是纤丽动人。那脸庞白嫩得象银光闪闪的月亮，两颊微微透着红晕，好象白玉里面有火焰燃烧。黑亮的长发梳成大辫盘在丝织黑色头帕下面，象鸟儿的羽毛一样闪闪发亮。弯弯的两条细眉，明亮的一双大眼，高而笔直的鼻梁，微厚而灵巧的嘴唇，小巧秀气的下巴，都那么恰到好处，似乎多一分少一厘都不行。她既长得典丽丰美，又生就的高贵端庄，简直是由美丽动人的外形和矜持尊严的气质揉合成的。晨风中，她那曳地长裙象莲叶在水面微微浮动，轻轻向后飘举，身上的环佩和首饰隐隐有声……简直象一

尊活的雕像。

在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和民兵中，无论彝人和汉人，都知道这儿的彝家有妇女制止和调处战争械斗的风俗。当打冤家^①的双方杀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只要有勇敢而又有威望的妇女走到战场当中舞动长裙隔开，械斗就会停息下来。这古老的风规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这古老的民族里产生，也不知制止过多少次民族内的自相残杀，就是常胜的勇士、无敌的英雄，也无不敬服和遵从。这古老的风规啊，同时又把那些敢于制止冤家械斗的妇女升上了圣女一样的地位，获得人们心灵上的顶礼膜拜。我方的战士和民兵一时被弄得不知所措，生怕违犯民族风俗，只得停住了进攻，在寨前原地站立待命。于是，战场上的枪声骤然停止。

“啊，则玛吉迪！那是则玛吉迪呀！”

人们终于认出来了。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偏偏到了这种时候，她竟会出来执行这种使命为沙铁抵挡一阵！人们甚至怀疑，她是不是有意追求做千人万众心目中的圣女？

石威马赫直是叫苦。他不由得咬牙暗自骂道：“贵族的女儿始终是贵族的女儿，到了紧要关头，她们的心，还是要向着亲骨肉的！”

马赫恨得只差把牙咬碎，不由得举起枪来。但是，他始终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又无可奈何。

^①打冤家：奴隶主之间的矛盾诉诸武力解决称为打冤家。

何地吧枪放下了。因为杀死这种妇女，那是会被人终身耻笑的。这时候，则玛吉迪也看见了站在队伍最前面的石威马赫。她怔了一下，忽然忘记了自己的奇特使命，忘记了是站在地狱的门前，突然放开长裙，两手遥遥伸向马赫，发狂地呼喊着重马赫的名字，向他奔跑过来。

几乎与此同时，寨子里突然爆炸似地发出了一阵夺人胆魄的叫喊，响起一阵猛烈的枪声，只见黑吉沙铁和一个清瘦的青年头上插着金花，身上穿着黄绸紧身英雄服，跃马在前开路，向已经停住进攻的解放军和民兵猛扑过来，夺路逃窜而去。石威马赫正要举枪还击时，胸前已被那青年击中一弹，一下倒在血泊中。

则玛吉迪惨叫一声，顿时昏倒在寨门前，被沙铁叫人扶起，用马驮着带走了……

我的记忆的闸门于是完全打开了，一件惨烈的史事象潮水般接着在眼前涌现开来……

她本来是一个女孩儿，命运却偏偏把她当成男孩儿安排，她的悲剧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有一年，小黑吉家支的头人黑吉则玛忽然病倒了。对于这个弱小的家支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几十年来，因为有了他，整个家支才能以安全生存，如今，要是冤家乘机前来偷袭，那可怎么得了。

整个乡土犹如失去了城垣，整个家支好象失去了灵魂，人们一下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和惊怕之中，唯有祈求祖先的保佑，让黑吉则玛早日康复。

那天晚上，天空蓝得透明发亮，月光披洒在大地上，整个小黑吉家支的地面如同沉浸在幽静的梦境里。然而，这美好的月光却凭添了人们的忧虑和悲凉。往日到了这种时刻，人们就会听见黑吉则玛带领人马巡夜发出的马蹄声和号角声，就可以安然入睡。今夜，四下里沉寂如死，一片凄凉，整个家支的领地都似乎在瑟瑟发抖。

然而，约莫到了世人睡静时分，从家支头人黑

吉则玛家的瓦板房四合院里，忽然奔驰出一支小小的马队，马蹄叩打着寨子里的石板路，在寂静的月夜里，响起了一阵让人惊悸而又振奋的嚼嚼声。骑手们一个个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山风飘举起他们的黑色带流苏的毛织披风，象山鹰的翅膀一样在背上飘飞，越发增添了骁勇英武的气概。村寨里顿时活跃起来。

“托老天的福，黑吉则玛头人好啦！”

“小黑吉家支无事了，安稳了！”

一户户人家的门打开了，人们用欣喜的目光迎送着这支活跃的马队，口里不住地祝福。

然而奇怪得很，这支马队的首领并不是家支头人黑吉则玛，而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她没有带任何武器，骑在马上比身后的骑手们矮半截。可是，她竟有着绝对的威权，所有的骑手都谨慎地跟在她的马后，和她相隔一匹马的距离。她要是有什么吩咐，她身后那位老人立即伏身马背听命。

马队在寨外小河边的沙滩上停下来。小小的女首领立马在前，人众环列左右。这时，她身后的那位老人捧出一支手枪，在马上欠身说：

“小主子，请让我再请求一次：你有志气站出来代替老主子保家支，这不但是小黑吉家支的福，也是百姓和娃子们的福。但是，保家支是需要武力的呀！多少年来，那些认为小黑吉家支弱小好欺的冤家们一直把小黑吉家支无法，就是因为老主子一来谨慎，二来重视武力。如今，你怎么连枪都不愿

意带呀！还是请你把老主子的这支德造快慢机带上吧！”

姑娘不在意地笑笑说：“聪明的女人不待客，勇敢的女人不杀敌，何况我还是一个主子！就算我一枪能打倒十个人，怎么样，保家支难道还要一个女主子亲自上前？”

诚实的老人竟然狡黠地想出了一个主意，急忙说：“我明白啦！那么，小主子，你不用上前，我首先愿听你分派。不过，这支枪你还是要带上，也许有时候，老天菩萨安排，你会用得着它。据说，有一个土司^①，他平生不爱带枪。有一次，祖先提醒了他，他忽然觉得不带上枪心里说什么也不舒服，于是把枪带上了。正好，那一天就遇到了卖客^②……”

姑娘终于接过手枪挎在肩上，但还是说：“比目阿呷老管家，老天菩萨会保佑你！但是，你们大家都要记住，我首先是个主子，然后才是扎夸^③，保家支的事，是靠你们听我的呼唤分派，不是靠我去拼刀拼枪！要是有人不遵从，就要叫他自己上吊、跳河！这可是古规祖法定下的哟！现在，给我吹牛角召人！”

她的声音虽然还是那样稚嫩，话却透着威严，

①土司：彝族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彝语称兹莫，是封建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上层中封的土官。

②卖客：即刺客。

③扎夸：彝语，意为英雄。

竟使得人们把头低下来，表示真心拥戴。

号手吹响了牛角号，尖厉而震撼人心的角声顷刻响彻了万籁无声的山寨。背枪的百姓和娃子们闻声而起，匆匆穿戴武装，从四面八方赶来，不大一会，姑娘面前就黑麻麻地站满了人。

姑娘吩咐老管家清点人数，发现还少两个人。

“是哪两个？”姑娘严肃地问。

“白彝^①曲比和安家娃子阿略。”

“给我去抓来！”姑娘气得声音发抖。

“小主子，少就少两个人吧，今晚只是到边界去查看，反正要不到多少人。”老人急忙欠身劝说。

“你这是什么话呀？自古以来，对主子的话可以讲价钱吗？今天可以少两个，明天呢？平时可以少两个，紧要的时候怎么办？你倒是出得好主意！”

老阿呷吓得不敢再吭声，急忙跳下马，指挥人分头去捉拿人，不一会就先把曲比抓来了。

这个白彝在打冤家和保家支时，作战非常勇敢，但是常年累月的武装活动，使得他厌烦不堪。今天，他知道黑吉则玛病倒了，没有人带领巡夜，就放心乐意地睡去，因此没有听见牛角声。当人们把他从火塘边的草垫上拖起来时，他还在梦里哩。他以为是老主子派人来抓他，被吓得魂不附体，哪晓得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主子的小女儿，便感到无

^①白彝：彝语称“曲诺”，是黑彝奴隶主管下的隶属民，也叫百姓。